

孤零者的夢

一九二八年八月的一天，潼山路十七號一處私邸裏，遷來一個近中年的客人。因為和房主有一點親誼的關係，這客人華達予，打破了向來租賃房屋的通例，沒有保證，也沒有任何眷屬，便佔有了朝南那一所廣大高敞的地板房。

在他的語言，行動上看來，這位客人像似一個隱居的孤獨的人。對於這地方所注重的人情禮貌，他都很疎忽；如若品評他是一個哲人，獨身主義，而卻有一點孩子似的天真，如若稱之為藝術家，他卻有特別令人注意的——畏憚女性的癖性。

這老年房東有一個女兒，黃月亭，因為這客人引人注意的特性，使她生出一種異常的感覺來。他的頭髮，衣服以至所著的襪，在她看來都有一種神祕。

「父親，」月亭在第一次和他交談後，回房來對主人說。「房子還是不租給這人能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房主訝異著。

「這人怪得很……」她苦惱似的說。「什麼也瞧不上眼。你說他有學問，他電燈泡也不會上；說他能幹，他見了人不會打招呼；說他有財產，八隻箱子全是些舊書。」

「有書自然有學問了。」

「不見得。如果我有閒錢，也會買那麼多書擺擺。」

「他能買書，自然有財產。」

「可是他穿的衣服……」

『有才幹的人，不在外表……』

這房東黃石池的女兒終於緘默了。

達子實在是異常沉悶，寡趣味，生活單調的人。不知道一種什麼樣的生活，把他的性格陶冶成爲那樣單純；他的一切彷彿都被一根緊張的繩綑住了。『嘿，老闆有開水麼？』『喂！送信去罷。』或者『茅房呢？』『叫一頓飯來罷。』……

住在門房裏是一個曾當過馬兵的外貌和中世紀法國諷刺家 *Rabelais* 似的人，時常訝異這客人所呼喚的名詞連續得如此不馴雅。有時，將一壺開水提來了，用一種嘲弄的神情，坐在他那精潔的書案旁說：『老先生，我替你雇一個管家媳婦罷。』

每天清早，達子起牀來，寫完了信，便在那幾堆舊書旁坐下了。自然，在他眼裏，那都是一些珍寶：兩匣家傳的宋板書，莎翁，託翁的全集；全部『現代文選』，精裝的布蘭克

斯，以及巨本的康德，格羅斯，李甫斯，馬堅齊的流行學術著作。書櫃的最下一層，放滿了一些破舊的莫巴桑，斯各德，易卜生……如果他有不盡廣大的鑑賞力，這些寶藏可以代替他靈魂上一切的嗜慾了。

這書齋還有一個嗜好——他的壁上掛滿了一些奇形的樂器。其中有一隻，和古希臘行乞詩人懷裏的「里拉」似的——桐木的七弦琴，是從一個徐行在街頭的行乞音樂家所買來的。將弦弓和奏提琴似奏着，它所發的聲音都是和諧的，幽美的。達于似乎沒有音樂天才，也許是將樂器當作一種解憂的目的；一個曲調總是無節奏，少旋律，有時單調的中止了。

他在這裏住下半週了，始終沒有一個客人來訪他。這老年的號房起先是奇異着。然而他卻有那麼多信札，有些還是用秀纖的筆跡寫在淡紅色的信封上的。

「先生，」有一天，這號房試探似的問他說：「你在那裏當差？」